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四十二回 貞節婦含冤尋縣主 濟禪師耍笑捉賊徒

話說使女正叫趙氏守節的院門，從裏面跑出一個赤身露體的男子。李文芳一把沒揪住，氣得顏色更變，說：“趙海明，你來看，這是你養的好女兒！咱們來書房說。”二人來至書房，酒也不能喝了。趙海明氣得顏色改變，在那裏默默無言。李文芳說：“咱們是官罷是私休？要是官罷，咱兩個人到昆山縣打一場官司。你願意私休，你寫給我一張無事字，我寫給你一張替弟休妻字。我李氏門中，世代詩書門第，禮樂人家，沒有這不要臉的人，給我敗壞門風。”趙海明是一位讀書明理的人，一聽李文芳這一遍話，自己本來是沒得話，趙海明說：“官罷私休，任憑你罷。”趙海明要是不講理，也有的話，我女兒在我家好好端端，到你家這是你家的門風，我能管三尺門裏，不能管三尺門外。無奈，趙海明不能這麼說。”李文芳說：“要是依我，咱們私休。”趙海明說：“也好，我先寫給你無事字。”

使女站在一旁，聽明白了，跑到裏面上房說：“親家太太、大奶奶，可了不得了！奴婢去請二奶奶去，走在東院門首把燈籠滅了。我到書房點燈籠去，親家老爺跟員外爺送我出來，一叫二主母的門，由二奶奶院裏跑出一個男子，渾身上下一點衣服也沒穿。員外爺跟親家老爺都瞧見了，也沒抓著這個人。我聽員外說，要寫替弟休妻字，親家老爺要寫無事字，這怎麼好？”黃氏老太太一聽這話，嚇的顏色更變，女兒院中出這個事，酒也喝不下去了。大奶奶本是賢德人，素常妯娌很和美，一聽這話也愣了，趕緊同黃氏老太太夠奔東跨院。

來到趙氏玉貞這屋中一看，地下還點著燈，陰陰慘慘。這西裏門是順前檐的床，見趙氏懷中抱著小孩，臉沖裏和衣而睡，已然睡熟，在他旁邊有一身男子褲褂，男子鞋襪各一雙。使女過去叫二奶奶醒來，連叫數聲，趙氏驚醒，睜眼一看，娘親、嫂嫂帶著許多丫鬟、僕婦在地下站著，趕緊問：“娘親還沒回去麼？方纔我抱著孩兒睡著，也不知天有甚麼時光。”黃氏說：“兒呀，你怎麼做出這樣事來，叫我夫妻二人有何面目見人！”趙氏一聽，說：“娘親，孩兒做了甚麼事呵？”旁邊有個使女愛說話，就把方纔之事，如此如此述說一遍，說：“二主母，你不必裝愁，這男子的衣裳、鞋襪還在這裏。”大奶奶就問說：“妹妹，這是怎麼一段事情？素常你不是這樣人。”黃氏也是這樣說。趙氏玉貞一聽此言，是五內皆裂，氣得渾身立抖，身不搖自顫，體不熱汗流，自己長嘆一聲，說：“娘親，孩兒此時也難以分辨，有口也難以分訴。這叫渾濁不分鱗共鯉，水清纔見兩般魚。”正在說話之際，祇見趙海明同李文芳進來，趙海明一瞧，氣往上撞，告訴黃氏：“你還不把你這不要臉的女兒帶了走，我如今與李文芳換了字樣，外面轎子已然都預備在院中。”趙氏玉貞抱著小孩來到外面，方要上轎，李文芳過去一把抓住說：“趙氏，你這一回娘家，不定嫁與張、王、李、趙，這孩兒是我兄弟留下的，趁此給我留下。”由趙氏懷中把孩兒奪過去。趙氏放聲痛哭，坐著轎，母女同趙海明回了家。到了家中，母女下轎，來到上房，趙海明氣昂昂把門一鎖，拿進鋼刀一把、繩子一根，說：“你這丫頭，做這無臉無恥之事，趁此給我死。如不然，明天我把你活埋了！”黃氏老太太一心疼女兒，身子一仰暈過去了。趙氏玉貞一想：“我要這麼死了，死後落個遺臭萬年，莫若我死在昆山縣大堂上去，死後可以表我清白之名。”自己想罷，拿刀把窗戶割開，自己鑽身出奔。到了外面一看，滿天的星斗，不敢走前院，直奔後面花園子角門。開了角門一瞧，黑夜光景，自己又害怕。往外一邁步，門檻絆了一個筋斗，拿著這把刀，把手也碰破了，流了血。擦了一身的血跡，把刀帶好，自己往前行走，深一脚淺一脚，心中又害怕，又不認得縣衙門在哪裏。心中暗想：“倘要被匪人掠搶，自己是活是死？”

走到天光亮了，自己也不知東西南北，正往前走，祇見有一位老太太端著盆倒水，一見趙氏頭上青絲髮散亂，一身的血跡，不由的心中害怕，說：“喲，這不是瘋子麼？”趙氏玉貞一聽，借他的口氣說：“好，好，好！來，來，來！跟我上西天成佛做祖！”嚇的老太太撥頭就跑，見人就告訴來了瘋婦人了，甚是厲害。過路人又要瞧，聚了人不少。趙氏玉貞也找不著昆山縣，天有巳正，正往前走，祇見對面有人喊嚷：“我也瘋了，躲開呀！”趙氏抬頭一看，由對面來了一個窮和尚，口中連聲喊嚷：“我也瘋了！”趙氏看這和尚，頭髮有二寸多長，一臉的污泥，破僧衣短袖缺領，腰繫絛條，疙裏疙瘩，光著腳穿著兩隻草鞋，走道一溜歪斜，腳步猖狂。趙氏一瞧，大吃一驚，心說：“我是假瘋，這和尚是真瘋，倘若他過來跟我抓到一處，揪到一處，打到一處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嚇的不敢往前走。

來者這瘋和尚，正是濟公。後面趙福、趙祿跟著，一聽和尚說“我也瘋了”。可是氣就大了。他倆想：“花二百三十七兩銀子買了一塊石頭，壓的我二人力盡筋乏，賣了一百錢，他無故又瘋了，倒要看看怎麼樣。”祇見濟公來到瘋婦人跟前，止住腳步，和尚口中唸道：“要打官司跟我去，不認衙門我帶著去。”說著話，和尚頭前就走。趙氏一想：“莫非這和尚也有被屈含冤之事？他要打官司，我何不跟他走？”和尚頭裏走，趙氏後面就跟著，大家看著真可笑。往前走了不遠，祇見對面來了轎子，和尚口中說：“得了，不用走了，昆山縣的老爺拜客回來，我和尚過去攔輿喊冤告狀，有甚麼事都辦的了。我和尚過去一喊冤，轎子就站住，我非得打官司，誰也攔不了。”趙氏一聽昆山縣老爺來了，心中說：“這是該我鳴冤了。”

不多時，祇見從那邊旗鑼傘扇，清道飛虎旗、鞭牌、鎖棍，知縣坐轎，前呼後擁，跟人甚多。這位知縣姓曾名士侯，乃科甲出身，自到任以來，兩袖清風，愛民如子，今日正是迎官接送回來。趙氏在道旁喊：“冤枉哪！”轎子立刻站住，老爺一看，祇見那道旁跪定一個婦人，年約二十以外，身穿縞素。知縣看罷，吩咐“抬起頭來。”祇見那婦人抬起頭來說：“老爺，小婦人冤枉！”知縣一看，說：“你為何叫冤？從實說來！”趙氏說：“稟大人，小婦人趙氏，配丈夫李文元，丈夫去世，小婦人守孀。祇因昨天是哥哥的壽誕之辰，天有初鼓，小婦人在東院抱著末郎兒已然睡熟，使女叫門，從小婦人院中跑出一個赤身男子，上下無根線。我婆家哥哥，見事不明，也不知道怎樣，寫了一張替弟休妻字樣，我父親見事不明，寫了人家一張無事字樣，把小婦人帶回家去，給了繩子一根、鋼刀一把，叫小婦人自尋死道。小婦人非惜一死，怕是死後落一個遺臭萬年，故此求老爺給我辨白此冤。”老爺一聽這件事，心中一動：“他告的他娘家爹爹趙海明、婆家哥哥李文芳，清官難斷家務事。”打算要不管，祇聽人群中有一窮和尚說：“放著案不辦，祇會比錢糧。”知縣一聽，說：“甚麼人喧嘩？別放走了，拿住他！”官人過去一找，蹤影全無。老爺吩咐把那婦人帶著回衙。

到了衙門之內，下轎升堂，又把趙氏叫上來一問，祇見趙氏一字不差，照方纔所說之話不二。知縣知道趙海明李文芳二人是本處二個紳士，傳來一問便知。想罷，吩咐：“來人，先把趙海明、李文芳傳到。”聽差人等答應，立刻就到趙宅門首，一叫門，有人出來問明白，到裏邊一回話，趙海明一聽，心中一動，道：“好丫頭！你上縣衙去，現在我有甚麼臉在昆山住著？”就跟人到了衙門。先稟見，知縣一看，是五品員外模樣，五官淳厚，看罷問道：“趙海明，你女兒告你，你要從實說來！”趙海明說：“老父台在上，職員家門不幸，出這樣事，求老父台給職員留臉，不必問了。我要不親眼看見，如何能答覆？”知縣說：“事已到堂，焉能糊裏糊塗下去？本縣必要問明白。”祇見來人回話：“李文芳到！”

不知此案如何辦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